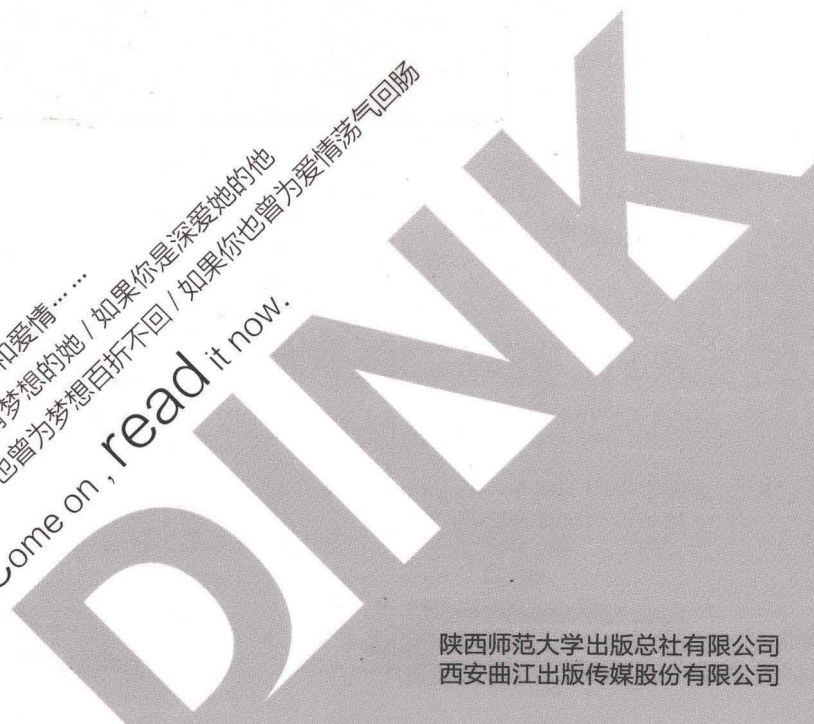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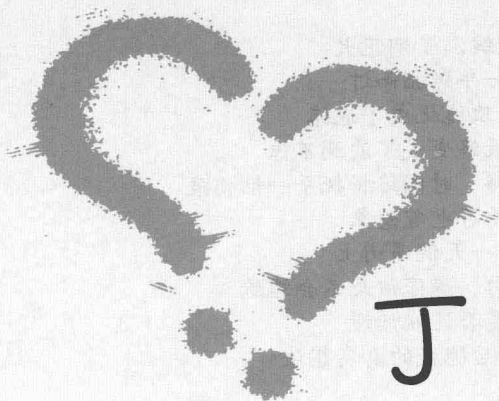
莫利清华 著

丁克式婚姻

不仅仅是婚姻和爱情……
如果你是有梦想的她 / 如果你是深爱她的他
如果你也曾为梦想百折不回 / 如果你也曾为爱情荡气回肠
Come on, read it now.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莫利清华 著

丁克式婚姻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0N12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克式婚姻 / 莫利清华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1. 1
ISBN 978-7-5613-5378-3

I. ①丁…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1117号

丁克式婚姻

作 者	莫利清华
责任编辑	李海丽
文字统筹	张爱林
封面设计	巩洁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80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5378-3
定 价	36.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29)85458072 85458068(传真)

玫瑰相片

作词：莫利清华

Lars Jensen

作曲：Lars Jensen

夜空绽满了烟花火
又一年弹指而过
又一支玫瑰化成了泡沫
荡气回肠最终变成了波澜不惊
正如人们说的那样，时间终将抚平一切伤痕
你是否也曾想象
假如一天偶遇街上
当你斟词酌句，确保彼此不会尴尬
我是否还能读懂
你笑容背后隐藏的真实想法

你现在怎样
我们是否真的只能谈谈天气
当大雨倾盆的时候
你好吗
当雪花漫天飞舞的时候
你好吗
当沉默在周围蔓延的时候
你好吗
当心头的血滴落在洁白雪地上的时候
呵！你是否一切都好

我奔跑在漆黑的路上
想起曾有人告诉年少时的我
爱情会带走我的心和我的灵魂
难道因为沙粒会带来疼痛
我就拒绝它进入我的贝壳变成珍珠吗
那些遥远的心痛早已和当日不同
人们看着我，仍会想起你
虽然不明说，却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一切
于我而言
从前就像花园里的玫瑰，被定格成了老相片
我无需再去耕耘

你现在怎样……

Picture of a Rose

作词：莫利清华

Lars Jensen

作曲：Lars Jensen

the fireworks are blooming in the sky
another year is passing by, I wondered then but now I know
cos the rose is sinking in the foam
as panic turns to peace
every wound can heal with time, so they say
and now, do you imagine us
passing on the street, just by chance, we meet again and say hello
would you wonder if I still can read the thoughts
behind your smile
as you search for words that'll make it all ok

how about you
will we just go on about the weather
how about you
look at how the rain's pouring down
how about you
would we see the snow flying around us
as the rush of silence bound us to a vision
red on white
is everything alright
yeah, how about you

I'm running down the dark side of the road
wondering about that child I was told
would take my heart, and leave my soul
does it pay to wish that little grain of sand
had never slipped into my shell
those heartaches look so different now
they look at me in disbelief, and wonder how you are
they never ask, but I can see it in their eyes
it's just between myself
and that frozen picture of a rose
in a garden I no longer need to plough

how about you...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 爱情** 01 乱花渐欲迷人眼 / 002
02 北飞 / 009

Chapter 2

- 工作** 03 英国总裁 / 018
04 西班牙夫妇 / 022
05 反击 / 027
06 婆婆的心事 / 036
07 德国CEO / 040
08 树欲静 风不止 / 049

Chapter 3

- 家经** 09 六月风 / 058
10 成珊的婚事 / 059
11 徐成之战 / 064
12 善意的谎言 / 069

Chapter 4

- 梦想** 13 遇见六七 / 076
14 女编阿鲁 / 080
15 孟总编 / 085
16 偷欢 / 097
17 信任危机 / 103

Chapter 5

结婚

- 18 婚了 / 108
- 19 博士妻 / 114
- 20 股市精英 / 117
- 21 阿森影视 / 122
- 22 九月天 / 133
- 23 第一桶金 / 138
- 24 小镇传奇 / 141
- 25 孕事 / 146
- 26 博士妻其人 / 153
- 27 作女 / 158
- 28 防人之心 / 167
- 29 每个人都有秘密 / 176
- 30 一笑泯恩仇 / 181
- 31 祸不单行 / 186
- 32 试离婚 / 190
- 33 激战 / 193
- 34 妥协 / 198

Chapter 6

离婚

- 35 离了 / 204
- 36 同居密友 / 209
- 37 我们复婚吧 / 213
- 38 书商大林 / 217
- 39 悬崖边缘 / 235
- 40 寒冬纪 / 241

Chapter 7

晋职·加薪

- 41 站起来 / 256
- 42 一个人在战斗 / 268
- 43 美国人保罗 / 288
- 44 我要晋职加薪 / 296

Chapter 8

新生

- 45 可能性 / 306
- 46 又是一年 / 313
- 47 再婚 / 319
- 48 艳阳纪 / 327

Chapter 1

爱情

上海，同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节，校草遇上了入了他眼的那朵花。他问她，今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她说，做中国的畅销书作家。他便说，那么，我的梦想就是帮你实现梦想。就是这句话，让她决定跟他走天涯。



上台球的同时，也重重击到了他的魂魄上。

他坚信，那瞬间的身心震荡，此生仅此一回！

于是，他痴了，傻了，呆了，早将跟鲁冰花的 K 歌之约忘到了千里之外。

几经打探，成彬获悉，女孩名叫蓝心，来自无锡，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英语说得很溜，目前在“龙飞”对外汉语学校，教老外学中文。

鲁冰花为成彬的失约大发雷霆。不过，她当然有理由相信，他很快便会手捧鲜花，出现在她的门口，为那天的弥天大错负荆请罪。

然而没有，成某人像被谋杀了一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打他寝室的电话，别人告诉她，成某最近天马行空，神出鬼没，没人晓得他在忙什么。

打他手机，他概不接听——其实那会儿，成彬已经全力以赴，投身到追求蓝心的战斗中去了！

鲁冰花何曾受过此等怠慢？！若非考虑到杀人须偿命，她早将他杀上几十回了！至此，成某人成为鲁冰花心中一份难解的仇怨。

认识蓝心之初，成彬想当然地以为，这个纤腰一搦，既美丽又帅气的小女孩肯定跟其外表一样，聪明、骄傲、天性柔弱。

但几天后他便发现，人不可貌相！绝对不可貌相！万万不可貌相！

他这边只要露出一星半点要跟她交往的暗示，她便不留任何余地，断然回绝，且不假思索，充满霸气。

实际上，在见到成彬的第一眼，蓝心便坚定地认为，成某人与自己梦想中的那个“他”毫不搭界！

须知，她蓝心可是个看琼瑶小说长大的人，受琼式爱情润物无声的熏染，她早已变成一个远离尘世烟火的女孩子，幻想着一个翩翩美男子的爱情。她梦中的他，应该像总有一缕长发遮住半只眼睛的小田切让，双眸既闪烁天使光芒，又流露些许邪恶，让你既渴望靠近，又恐惧被其所伤！

她想要的他，应该白皙温存，何时何地都穿着干净的浅色长裤，即便是在酷热的夏日，黑色皮鞋也一尘不染，白色棉袜也纤尘不沾；他的身材应该是个大写的“V”字，应该宽肩瘦腰，小腹扁扁。

可眼前的成某，其身躯健硕庞大，且很有一往无前的发展态势；他面孔黧黑，大腹便便，还没走出校门，就挺起了颇具官僚风采的“将军肚”——瞧那阵势，白刀子捅进去，流出来的肯定不是血，而是脂肪。刚沾夏天的边儿，他便穿起特“哈韩”的大短裤，光着大脚丫子穿凉鞋，露着两条汗毛粗重的猊猊腿，想必当年声名显赫的“飞毛腿”导弹，见了此等“人毛腿”，也要不战自败吧？

她蓝心怎么可能跟这种类型的男子谈恋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她没打算给他任何机会。

谁知,她的不理不睬反倒令成彬更加欲罢不能,愈发锲而不舍。他像是患了短暂性精神障碍,满脑子除了蓝心,什么事儿也塞不进去——下班时间一到,他会溜溜地跑到汉语学校的大门前,只为能够见她一面;蓝心生日当天,午饭时间刚过,便有人将99朵红玫瑰捧到她面前,送花人的便签上,赫然写着“成彬”二字,把蓝心的若干女同事艳美得一塌糊涂;某日,他偶然路过浴佛寺,猛地像中了蛊,魔魔怔怔进了庙里,怀着赤子一般的虔诚,为她求得一块美玉,随后让老和尚开了光。这就意味着,那美玉已经沾染了灵气,裹满了祝福,浸透了如海如洋般深沉而浩瀚的爱情。

当成彬将那块玉辗转送到蓝心面前时,女孩的心再木然,也无法毫不为之动容。但也正因为如此,蓝心决定快刀斩乱麻了。

于是第一次,她答应跟他一起坐坐。坐坐的地点,是成彬精心选定的一家咖啡屋。

但她甫一进门,在坐到他对面的第二秒钟,便单刀直入:“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啊?”成彬傻掉。

“听我说,”蓝心的口气跟她的神情一样,冷静而拒人千里,“如果你想从我这儿得到爱情,那么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对你爱不起来。”

“我……”

“如果你想从我这儿得到钱和权,那么你找错了对象,因为我出身贫民,一穷二白。”

“我想……”

“如果你想从我这儿得到性,那么你趁早不要浪费时间,我的原则是,没有爱,便没有性;如果你想从我这儿得到友谊,那么实话实说,我不相信男女之间存在友谊。”

“嗯……”

“如果你想从我这儿……”

“够了!”成彬拍案而起。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女孩子!把别人接近她的一切可能统统扼杀,将自己塑造得像个金刚不坏,刀枪不入!

蓝心被他的大吼惊得一震,随即冷眼瞅他。

“我要告诉你,”成彬强压怒气,忍耐着说,“我不想从你这儿得到任何东西,我只想给你,尽我所能地给你……”

蓝心愣怔片刻,随即冷笑:“是呀,给我一杯咖啡,然后就说你喜欢我;请我吃顿晚饭,然后就说你爱我;再一起看场电影,然后就说你想跟我做爱……”

回到寝室后，他战战兢兢，洗手若干次，连熬两个通宵，将小说一气读完。

这是一部魔幻作品，讲的是一个关于千年等待的故事——两个在不同时空孤独游荡的灵魂偶然碰撞，爱上彼此，便相约到人间投胎。但他们每次以“实体生命”的形式找到彼此后，都发现对方跟自己并非同属一个物种。当他是条鱼时，她是一只蝴蝶；当他是条狗时，她却是只鹦鹉；而当他是只蝙蝠时，她又成了一只蜻蜓。于是，他们一次次相约，等来生再见，又一次次在今生错过……终于，在一千年后，他们同时投胎为人类。

作者的想象力让成彬惊叹，而小说的文字则更令他赞赏不已！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成彬知道，这辈子，这个女孩是再也无法从他的心里走出去了。

三天后，成彬将稿子毕恭毕敬地送还给蓝心。

“你觉着我写得怎样？”她静静地问他。

他只有一个字：“好！”

“怎么个好法？”

“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好！”

“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我没发现有什么不妥，我觉着它完美无暇。”

蓝心晓得，这样的评价掺杂了太多“爱屋及乌”的成分，但她仍然为此欢欣雀跃。

她告诉他，那部小说需要修改。修改所花的时间可能比创作它的时间还要长。但她追求完美，她一定要让它无可挑剔，一定要让编辑看过一眼后就再也放不下，然后非出版它不可！

成彬狂点头，他相信她，似乎比她自己都相信她！

然后，他问她，今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她满脸神往：“做中国的畅销书作家。”

“那么，我的梦想就是帮你实现梦想。”

彼时，有份久远的古典英雄主义在成彬的内心澎湃激荡，而看似气定神闲的蓝心，同样心绪难平，胸中竟缓缓升腾起一份她从未体验过的、对英雄的原始崇拜。

随后，那份崇拜在她胸口愈烧愈烈，最后轰然爆发，于是，她入骨入髓地体验到，什么叫 Fall in love（坠入爱河）。

是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坠落”，让你在希望与欲望的激烈交锋中，一脚悬空，彻底沦陷。

她自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成彬更欣赏她？还有谁比成彬更相信她？既

然没有，那她还有什么理由错过他？

一个月后，成彬和蓝心私定了终身。

当天晚上，两人睡到了一起。翻云覆雨那会儿，如同海水涨潮，猝不及防，惊涛拍岸，一个浪头劈过去，二人统统懵掉。于是，“避孕”二字便成了被彻底遗忘的角落。待激情慢慢熄灭，海水缓缓退潮，平静的沙滩上，“怀孕”二字立刻变得怵目惊心。

“万一中奖了怎么办？”蓝心把眉头蹙成了林黛玉风格，成彬的一颗心瞬间就被融化掉了。

蓝心天生一副我见犹怜的小模样，由不得他不怜她疼她。

其实，蓝心当然晓得，若果真怀孕，自己该怎么办，可她偏要听听成彬想怎么办。

成彬本能地感觉到，对于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他无论怎么回答都是错。若答“果真怀孕，咱们就要这个孩子”，蓝心恐怕要怪他不为她着想，因为未婚先孕，就意味着她今生将永远跟浪漫的二人世界无缘了；若他回答“我们还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蓝心又要怀疑，他是个不敢担当、害怕负责的男人。

所以，在心里斟酌再三，他才小心翼翼回答：“你是什么想法？”

“我早晚是想要孩子的，但现在不是时候。”

“嗯。我也这么想。我不是不喜欢孩子，只是现在，让我爱孩子可以，但让我养孩子……吓死我了！”

成彬的回答，蓝心给了满分：“哈！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我理想中的婚姻生活，至少得有五年二人世界。”

五年啊？成彬心中暗暗吃紧。他晓得自己父母对“抱孙子”的那股猴急劲儿，简直跟解放前“夜半三更盼天明”、“采花人盼红军来”有的一“P”。

不过对孩子问题，两人心照不宣，已经达成同盟：结婚后的前两年，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坚决不要孩子的。

于是，两人上网浏览，恶补了一番“意外怀孕”课，最后决定，对第一次“疏忽”用“毓婷”进行补救。但从那天起，成彬随身携带的背包里，便多了位名叫“杜蕾丝”的亲密伙伴。

为了让耳鬓厮磨的日子长一点，再长一点，成彬寻了种种借口，将去沈阳证券公司的日子推到了国庆节以后，然后心甘情愿地在蓝心跟别人合租的小公寓里，当了几个月的家庭“煮夫”。那几个月，只要蓝心没课，两人就腻在一起。上街总是手拉着手，吃饭不是你喂我，就是我喂你，呆在一起一整天，聊的话题在外人的耳朵里能琐碎到令人崩溃，两人却自觉甘之若饴。

国庆迫近，成彬即将北上沈阳，开始他的股市精英之旅；蓝心的一颗“红心”跟

君走,为了成彬,义无反顾,主动申请去“龙飞汉语学校”在沈阳的分校任教。

“龙飞”的老板喜不自禁——向来只有恨不能把脑袋变成电钻,拼命往上海本部里钻的员工,主动申请去支援分校的,蓝心可算作一次创举。

已经订婚的“号外”,成彬第一个通知的,是他的父母。

得到儿子的“通知”,成氏夫妇惊得差点失语,那滋味,就如同五雷齐来轰顶。

“在你们‘确定’之前,至少该让我们见上‘儿媳妇’一面吧?”

“国庆放假,我立刻去无锡,见过她父母之后,就把她带回来,到时候你们不就能见面了?”

“什么什么? 无锡? ……好好好,我们现在知道,她是无锡人。其他呢? 她学什么专业? 她父母做什么工作?”

“她复旦毕业,学中文的,但英语特好。至于她父母……嗯,嗯,我从来没问过。”

成彬的父母彻底无语。他们在大学里搞了半辈子行政,听多了大学生们惊世骇俗的创举,本以为对任何“怪诞行径”早就见多不怪了,谁知等“惊世骇俗”的事情真正轮到自己头上,他们还是大大“见怪”了。

至于蓝心的父母,在听到“通知”的刹那间,反应几近“失控”。

蓝妈妈甚至泫然流涕:“人家到上海读大学的,不是拼命留沪,就是‘孔雀东南飞’,你呢,可飞反向了!”

蓝心好言安慰:“妈,你的地域观念是不是太强了? 难道只要留在上海,不管做什么都成? 去扫厕所也成?”

“什么话! 你要是去上海扫厕所,还用得着念大学? 早知你这么没志向,当初还不如跟我们一起摆水果摊!”

这当然是气话,正是为了让女儿不必跟父母一样摆水果摊,他们才倾其所有地让她去中国最好的大学,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

恼归恼,怨归怨,成蓝两家的父母毕竟都明白,儿女大了不由娘,他们是赞成或是反对,对事情的结局没有任何影响力。

既然如此,蓝家父母便决定,对无法改变的事实,就尽量地去享受它。所以,成彬首次登门拜见,他们的态度是热情的,他们的款待也是丰盛的。

只是,在跟成彬“私聊”时,蓝妈妈的语言是哽咽的:“蓝心从小到大,在家里没受过一丁点儿委屈……”

成彬握住蓝妈妈的手,一番话说得贴心贴意:“阿姨,以前是你们宠蓝心,爱蓝心。以后,这差事就由我接管了。”

蓝妈妈说,成彬的话就像质量上乘的电熨斗,将她因忧虑而层层起皱的一颗心熨烫得服服帖帖。

三天后，蓝心背上简单的行囊，在母亲的泪眼婆娑和父亲的辗转叮咛中，踏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

临行前，蓝爸爸当着成彬的面，将一张存有两万元的建行卡交到女儿手中：“你们结婚，用钱的地方多，我们的能力只有这么大。”

蓝心的视线越过父亲结霜的鬓角，落在自家院墙破碎的青瓦片上，心中涌起阵阵难过。

火车一路北行，蓝心的心却始终悬在老家的三间青瓦房上：“如果我没有念大学，我父母早就有能力在郊区买楼房了。他们住的那三间小平房，都破成那样了。”

“蓝心，报恩不在一时，我们一起努力，肯定会让他们住上新房子。”

两人的手紧紧相握，体验着从彼此身体里传递过来的能量和信心，感到每一分每一秒，对方给予自己的爱都在变浓，变强。

02 北飞

用成彬的话说，“蓝心是背上一个小包，就跟我来沈阳了”。

可能每个在恋爱中的人，都以为爱情乃至婚姻都不过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处在那个阶段的两个人，可能永远没有想到，**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绝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成彬的家庭对蓝心来说，原本遥远得如同不存在。虽然从他口中，她得到了很多有关成家的信息——父母均在大学里工作，都是副处级国家干部，乃衣食无忧、受人尊敬的小康阶级；成彬还有个比他晚出生十五分钟的孪生妹妹，名唤成珊，目前在一家中学当音乐老师。

另外，大约在一年前，成家又多了位新成员——他们的乘龙快婿徐剑。

徐剑两年前从大学毕业，同年考取了母校的研究生。他虽来自农家，却生得仪表不俗，且个性温文，不卑不亢，因而颇具人格魅力，很快便被同在一个大学做财务的成妈妈相中。

于是，当妈的亲自做媒，为女儿牵线搭桥。结果，成珊跟徐剑毫无悬念地走到了一起。

为了迅速拥有分房资格，在未来岳父岳母的斡旋下，徐剑不但争取到带薪就读，而且跟成珊早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然，结婚典礼尚未举办。所以，暂时成小姐仍待嫁闺中。

不过，成氏夫妇的住处跟大学分给徐剑的房子，前后相隔不过几十米。所以，将来成家女儿一旦出嫁，也不过是嫁出去几十米！

就这样，在成家父母不遗余力的栽培和鼎力协助下，那个原本不知何年何月才

能真正成家立业的乡下小子，如今一步登天——研究生尚有一年才能毕业，两室一厅的公寓却早已指日可待。

一夜间，他既有了房子，又有了老婆，别人可能需要奋斗十几年才能得到的东西，他并没费上多大气力。

蓝心在到达沈阳的当天，巧遇当年的第一场寒潮，一夜间，整个沈阳“千树万树梨花开”。万里雪飘的风光固然赏心悦目，但那份只属于东北的寒冷，却令从小生长在江南的蓝心猝不及防。在火车站排队等出租车的短短几分钟里，她已经被冻得双耳麻木，两腿僵直，整个人仿佛被塞进了冰箱的冷冻室，寒意瞬间直达神经末梢，连个缓冲都没有。

出租车将二人载进大学的家属院，他俩刚下车，便碰见了成珊和徐剑。

成彬疾步上前，欲跟妹妹夫上演相见欢。

成珊却既没有热情奔放，也没有冷面相向，而是不经意地点点头：“我和徐剑出去办点事，晚上如果回家晚了，你们就不必等我们一起吃饭了。”

说完，两人便手和手相牵，夫妻双双把门出。

蓝心陡然感受到一份被冷落：我可是第一天登门拜访啊！难道你们没做任何接待准备？成彬到我家去的时候，我父母可是提前三天就开始忙活了！即便当时他们对成彬并不满意，可他们说，来了就是客，是客就该好好款待，这是基本道理，做人的道理。

听见没有？道理！连摆水果摊的人都明白，你们在大学里搞行政的竟会不明白？

蓝心这边已经积了怨，成彬哪晓得她小心眼里正嘀咕的那点事儿！他拉起她的手，快步登上自己家所在的五楼，亢奋地擂门：“爸！妈！我们回来了！我和蓝心回来啦！”

良久，才有人前来开门。随后，一个穿着睡衣睡裤的女人出现在门口。

“妈！”成彬情绪高涨。

“嗯！”当妈的冷冷回应。她打量了蓝心一眼，蓝心条件反射般地哼了一声：“阿姨，您好！”鬼使神差地，《孔雀东南飞》竟在她的大脑里一闪而过：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想到在婆婆的淫威下，挚爱彼此的刘兰芝和焦仲卿，最终的结局：一个是“举身赴清池”，一个是“自挂东南枝”，何等壮烈！又何等可惜可叹！

想到中国几千年的婆媳难题，如今轮到自己亲身体验，蓝心不由得阵阵发凛。

成妈妈淡漠地点着头：“嗯！进屋吧！我今儿起得晚，还没梳洗呢！”随后转身，去了洗手间。

“我想,我将来生小孩,是为我和我老公生,绝不是为别人生!”

这番声明使饭桌上的气氛陡然降温。

成珊毫不掩饰自己的讥讽:“要我说,你还是趁早安心心地做好本职工作,踏踏实实过太平日子。至于写作,权当玩票吧!因为作家……可不是平常人能当成的!”

蓝心仍然微笑:“我的生活,我自有主张。”

“要小孩不能等岁数太大,越早越保险。”

“噢,反正你比我大两岁,谈到生孩子,怎么也轮不到我先来……”

成珊恼道:“我的事儿用不着别人管。”

“我的事儿也用不着别人管。”

啪!成爸爸的筷子重重拍在饭桌上,惊堂木般震人心魄。

“一个家庭,得有些规矩,不能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必须有个做主的人。”

蓝心暗道,有人做主可以,但这个做主的人,必须维护起码的公平。因为在很多人那里,“原则”根本就是一团橡皮泥,捏成什么形状都可以,孰是孰非,完全取决于那团泥巴是掌握在哪个人的手心里!

她正琢磨着就此进行深入探讨,却突然发现,对面一直沉默的徐剑,正向她投来制止的眼神,同时在饭桌底下,成彬碰了碰她的膝盖。

蓝心强行压住了自己的辩论欲,可心里却憋屈得厉害:难道在这个家里,我连基本的发言权都没有?

闷闷地吃罢晚饭,成爸爸招呼所有人到客厅里看电视,看完新闻联播,又看央视一套的电视连续剧,看完电视剧,徐剑以自己要准备期末考试为由,起身告辞。剩下的五人则继续看电视。蓝心终于撑不住了,提出“休息一下”,以便趁机跟成彬说说委屈发发嗲。

谁知,成妈妈的一句话,却让她的小算盘立刻落了空。

“呀!时候的确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我已经帮你们整理好了床铺。蓝心和成珊睡北屋,成彬睡客厅。”

蓝心暗惊:这是为啥呀!成珊和徐剑不是已经领结婚证了吗?都合法夫妻了,还分啥居呀?至于我和成彬,也早就睡一块了!全球早已进入“同居时代”,你这还搞啥“先拜天地,后入洞房”的封建残余呀!

仿佛窃听到了蓝心的腹语,成爸爸嘟囔起来:“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外面怎么‘开放’我都管不着,可进了这个家门,一切都得按老规矩办事!”

结果,蓝心就被领进了“小姑子”的房间。

进屋一打量,六平米的一个小窝,塞了两张单人床,其中一个紧紧靠着暖气片。

无锡是没有中央供暖的,所以暖气片这玩意儿,对当天的蓝心而言,虽然新

鲜,却并没惹她关注太多。

然而不久,沈阳市就开栓供暖了!

跟暖气片相依而眠的第一晚,蓝心彻夜无眠——江南的温湿润泽将她吹弹得破的肌肤细心周到地呵护了二十几年,可到东北后,她全身竟干燥紧绷得像被强行做了拉皮手术;如今,中央供暖系统又将零下二十几度的室温一跃蹿升到零上二十几度。她的皮肤从被冻得抽紧,到被热得发胀,室内室外轮番领略“冰火两重天”的较量。到晚上,她的鼻腔和喉腔都开始以“发炎”的方式向她提出抗议——鼻孔里干燥得像被发配去了上甘岭,嗓子眼里则冒火得像被扔到了撒哈拉。

她毫不怀疑地推论,照这情形发展,不出三天,她非被烤成木乃伊不可!

所以第二天,她在饭桌上委婉地开了腔:“贴着暖气片睡真热啊!可是,我们那儿没有中央供暖……”

未等她说完,成妈妈便抢了先:“都说东北冷,可是你们南方,在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哪有东北享受!可惜啊,成珊肝火太旺,一到冬天就爱流鼻血,所以不能靠着暖气片睡,不然,后背贴着暖气片,暖呼呼的一晚上,多舒坦呀!”

蓝心暗道:我又没得腰间盘突出,我可不稀罕什么“暖呼呼”!但眼看已经溜到舌尖的话,最终还是被她狠狠咽了回去——这里毕竟不是自己家,凡事儿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而成彬那块心眼的!竟然为他慈母的安排乐得屁颠屁颠的:“太好了!蓝心这‘南蛮子’,初到东北,哪里受得了这儿的冷!靠着暖气片睡就好多了。”

蓝心气得冒泡,可周围一屋子人,成彬再宠她惯她,她也不好当着众的面,驳了他的面子。男人要面子就跟要命一样顽固,这条江湖规矩,蓝心还是晓得的。

所以今晚,她还得睡暖气片!

然而到了半夜,正在梦里畅游桃花源的她,现实中却突然感到有两条虫子缓缓爬过自己的上嘴唇,惊骇之下,陡然清醒。下意识地用手去摸,竟真摸到了湿漉漉、黏糊糊的东西。

恐惧劈头盖脸地袭来,结果,她嘴巴一张,开始上演“夜半哭声”。

成彬第一个冲进来,在打开电灯的刹那间,看到被鼻血弄花了脸的蓝心,呆坐在床上,戚戚然且惶惶然。

成彬刚想上前询问,蓝心却陡然瞅见了自已满手的血迹,竟然两眼一翻,晕厥过去。

成家四口好一通忙活,才把见血就昏的蓝心“救活”。在魂魄回归的第一瞬间,她将储蓄了大半天的眼泪开闸放行:“我也受不了暖气片呀,我也常流鼻血呀。”

这一番“血泪控诉”,让成家老少很是傻眼。

成妈妈是第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哎呀呀!都多大的姑娘了,咋还哭鼻子呢!”